

楔子

公元 650 年至 660 年，也就是唐高宗永徽和显庆年间，当时大唐帝国有三个人做了三件事。这三个人身世背景完全不同，所居之地更是关山远阻，天各一方，但冥冥中却有如接获指令，各自完成了被分派的任务，从而自西方为中土迎来了一尊普受世人信奉崇敬的大菩萨。

这三个人其中之一在长安建造了一座佛塔，另一人在塔内画了一幅菩萨的画像，还有一人则翻译了那尊菩萨的秘密真言。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三个人所做的三件事之间，存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历史上并无记载说起造佛塔的人曾经要求画图的人在塔内恭绘这尊大菩萨的法相，而画图的人也不曾要译经的人把图画中无法画出的菩萨真言另行以文字译出。至于译经的人，则是早在建塔之前，就已经展开了他的译经工作，根本不知道后来要建这个塔，而塔中要画他翻译的经本中那尊菩萨的法相。

如果一定要找出这三个人之间的共同之处，那就是这三个人都曾经在当时西域笃信佛法的大国于阗停留过或长或短的时间。建造佛塔的人在西行取经回国途中，驻留于阗等候朝廷允许回国的敕令并补抄途中遗失的经书，这个人是大名鼎鼎的玄奘法师；在佛塔内画图的人从小在于阗长大，后来前往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担任宫廷御用画师，这个人是于阗王室成员，画史上所谓西域画派的宗师尉迟乙僧；而翻译佛经的人则是西天竺来的梵僧，他在于阗译出了一部重要的佛经，直至今日仍有无数出家和在家之人时时刻刻都在念诵，这个人叫伽梵达摩。

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玄奘法师五十三岁。这一年皇帝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准许他在长安大慈恩寺西院仿照印度建筑形式，修建五层高的慈恩塔，安置他从天竺所带回来的经卷、佛像与舍利。玄奘法师最初想建的是一座高三十丈宏伟的石塔，但是皇帝认为工程太大，所以命他改为砖塔。砖塔就砖塔，玄奘法师上表谢恩，不辞辛劳，亲运土石，参与建塔的工作。这座拔地而起的高塔，象征他一生立志研习佛法的修行高度。

慈恩塔很快地建造完成，皇帝命宫廷第一画师尉迟乙僧于塔内四壁绘佛、菩萨、天王像。尉迟乙僧本是西域于阗国王子，唐太宗贞观初年来朝，袭封郡公，是唐朝最杰出的画家之一。根据古代文献的描述，尉迟乙僧在长安光宅寺画的变形魔女壁画，神态生动逼真的程度，看的人每以为魔女即将从墙壁上走出来。

大慈恩寺是高宗皇帝还是皇太子的时候，为了替母亲长孙皇后追荐冥福，将前朝的无漏寺易名扩建而成。皇帝既然恩准玄奘法师在大慈恩寺西院建慈恩塔，自然要派最优秀的画师为塔内绘制壁画。尉迟乙僧奉诏在慈恩塔内画了多幅壁画，其中最精妙的一幅，画的是千手千眼大悲观音像。

千手千眼大悲观音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也就是后世俗称的千手观音。

就在玄奘法师奏请建慈恩塔，尉迟乙僧在慈恩塔内恭绘菩萨法相稍早之前，一名从西天竺来的沙门伽梵达摩，早就已经开始翻译一部和千手观音有关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后世简称为《千手经》。这部经详细而完整地说明持诵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也就是所谓的大悲咒，所能获致的功德福报。诚心诵念大悲咒，不但可以驱蛇除妖，降魔治病，往生净土，而且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

玄奘、尉迟乙僧和伽梵达摩三个人所做的三件事，不管是命运有意的安排，抑或只是纯属巧合的偶然，无论是什么原因，合三人之力，众生因而得见千手观音的法相，得闻千手观音的无上秘密真言。

玄奘生前备受皇室礼遇，死后极尽哀荣，甚至连他所建的慈恩塔日后崩塌毁坏，皇室都实时重建，而且规模更胜以往。然而慈恩塔内原本由尉迟乙僧所画的千手观音像，随着慈恩塔的崩塌而毁坏，因此后世之人无缘得见举世最为精妙的菩萨法

相。对后世无数虔诚礼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众生而言，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有人推测慈恩塔崩坏的时候，尉迟乙僧尚在人世，不过就算当时他还健在，也已是耄耋高龄，不可能有力气执笔作画了，因此尉迟乙僧画的千手观音法相究竟是什么样子？成了千古之谜。

尉迟乙僧晚年之事，历史没有明确记载，他是随缘栖止，长留汉地？还是倦鸟恋巢，归返于阆？后世无人知晓。

至于那位费时多年译成《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西天竺沙门伽梵达摩，更是完全没有人知道他的生平事迹，仿佛他这一生就只是为了从天竺到东土来传译这部经本，其他的事都不重要。

千手观音是大乘佛教密传的六观音之一，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无边法力和广大神通，圆满具足地显现在千手千眼不可思议的法相之中，是芸芸众生心中礼敬观想的依托，而《千手经》文中的大悲咒，更是佛门弟子无论显密人人持诵的真言。在信仰坚定者的心目中，对于顶礼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虔心持诵大悲咒所获得的功德福报是深信不疑的。

第一章

祈雨蛇舞

巫师终于进场了，气氛神秘诡异而吓人。

虽然修圆事先心里早已有所准备，知道自己即将看到的是非常骇人的场面，但真的亲眼目睹时，仍然惊异莫名，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游走在生死边缘的“舞蹈”。

带头的巫师穿着短裙，披头散发，上身赤裸，身上画了许多白色、红色和褐色的线条，胸前挂着兽牙串起的项链，蓬松的头发和插在上面的一堆羽毛纠结在一起，看上去像一团乱草。巫师的嘴里咬着一条几乎有手腕粗细的蛇，蛇身头尾在巫师脸部两侧不安地扭动，三角形的蛇头和一截环形的蛇尾，一望而知这是剧毒的响尾蛇。

跟在巫师身后进场的还有五名印地安勇士，同样也穿着短裙，披头散发，赤裸上身，只是头上没有羽冠，胸前也没有巫师佩带的那一串夸张的兽牙项链。和巫师一样，这五名勇士每个人嘴里都咬着一条蛇，踩着抑扬顿挫的步伐，在四周印地安人低沉的吟诵和规律的鼓声节奏中，绕着圈子来回踱步。

这五名勇士和带头的巫师每个人身旁有一位同伴，手里拿着一把羽毛帚，随着队伍一同前进，只要一发现蛇头有昂起的迹象时，就用手中的羽毛帚遮住蛇头往下压，防止蛇回头咬人。

跳蛇舞的印地安人行进的方式非常奇特，时而向前，时而向后，有时往左横移，有时又往右跨步，仿佛遵循着排练已久的舞步节拍。不过因为他们行进间的速度时而慢，时而快，使得修圆虽然很专心地想要记下这些印地安人的步伐节奏，但始终难以确实掌握他们舞蹈的旋律和脉动。

慢慢地修圆发现，引导巫师和这些勇士行进的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步伐，而是环绕在他们四周所有印地安人忘我的吟诵混合着鼓声所形成的一股奇异声浪。一波接着一波，连绵不断的吟诵就像是西藏喇嘛们坐在大殿上集体诵经的梵呗。巫师和那五名勇士的动作就是受到这股奇异声浪的牵引，举手投足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动静一致的和谐节奏，宛如有人在前面指挥一样。甚至那些被巫师和勇士们咬在嘴里的响尾蛇，似乎也受到这股奇异声浪的催眠，在整个舞蹈仪式进行中，驯服地任由巫师和勇士咬着，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移动，没有制造任何惊险的场面。直到一名勇士在经过修圆面前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滑，身体失去平衡，结果那条他嘴里咬着的响尾蛇，蛇头原本就离他的脸很近，突然间受到惊扰，在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一张口就咬在勇士的脖子上。

“啊……危险！”

就在修圆看到响尾蛇张开大口，露出两根尖锐的蛇牙，向那名印地安勇士一口咬下去的时候，自己也被吓得后退，发出一声惊叫，跌入地下的一个黑洞。修圆一身冷汗地在黑暗中呆坐了半天，直到意识全部恢复，才确定自己刚才只是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

连续两天做相同的梦，这种情况真的很不寻常。修圆平常总是一觉到天亮，很少做梦，即使偶尔做梦，也从来没有做过相同的梦，更不用说是这么可怕的梦了。听说梦到蛇表示会发财，不过那条响尾蛇的样子如此凶恶，怎么看都不像会带来财运，

不出什么意外就阿弥陀佛了。

梦到如此诡异的景象，想不理睬，继续再睡，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

修圆泡了杯茶，在书桌前坐了下来，桌上摊着一堆散乱的文稿数据。最近一家出版社来邀稿，希望修圆把他在广播节目“大千世界”里面所播出的节目内容重新整理润饰，结集成书出版。为此修圆除了翻出做节目时留存的笔记摘要，也特别去图书馆查考相关的资料。写书毕竟和主持节目不同，不能随兴所至，天南地北地闲聊，一切得说清楚，讲明白，有个确切的交代。

“难道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修圆喃喃自语，目光落在桌上那本从图书馆借回来的《山海经》和过去曾经在节目中报导过的“印地安蛇舞”那一集的手写文稿上。

修圆这两天所梦到的景象，并非潜意识中离奇荒诞的画面，而是六年前在美国曾经亲眼看过的印地安蛇舞。梦中所见不是虚幻的情节，而是真实事件的倒带。唯一不同的是，当年看蛇舞的时候，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并没有发生梦中毒蛇噬人的情况。

* * * * *

蛇舞是亚利桑那州纳瓦荷印地安保留区内霍皮族传统的祈雨仪式，其历史和霍皮族人的存在一样久远。举行这项祈雨仪式的前几天，来自霍皮族几个部落的巫师会带着他们的助手去野外捕捉有剧毒的响尾蛇，然后装进一个大袋子带到举行仪式

的地点，把蛇集中放在一个土坑里，由专人看守。仪式举行完毕之后，再由专人把这些捉来的蛇送回原处放生。

霍皮族原本每年都举行跳蛇舞的仪式，也不禁止外人参观，后来改为两年一次，而且不再对外开放。修圆在美国读书时有机会看到印地安霍皮族的蛇舞，完全是因为同校一位不同系所的同学李曜的主动邀请。

李曜是华裔新加坡人，英文名字叫 Victor，他是修圆在美国读书时同寝室的室友。修圆读大众传播，李曜念艺术史，或许是因为两人都来自亚洲，都讲中文，因此所学虽不相同，但却很谈得来，相处非常融洽，甚至 1988 年趁圣诞节学校放长假，两个人还一起结伴到秘鲁去旅行。

1989 年暑假，修圆提前结束“非法”的暑期打工，提前返校，准备开始撰写毕业论文。当时每一位来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美国政府会发给一张社会安全卡，上面特别加印“不得工作”的字样，不过很多台湾和大陆来的留学生在寒暑假期间还是无视禁令，总会设法找份短期工作，赚一点生活费。

李曜家境好，用不着去打工。修圆则不然，必须靠暑期打工的收入贴补下学期的生活费。修圆的运气不错，从报纸的分类广告上找到加州大熊湖附近一间中国餐馆端盘子的工作。那里风景很好，观光客很多，餐馆的生意也很好，要不是为了写论文，修圆原本是打算多做几天的。

修圆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放弃打工赚钱的机会，提前返校。没想到才踏进宿舍大门，李曜就像刮龙卷风似的冲过来，说他

已经取得亚利桑那州纳瓦荷印地安保留区霍皮族人的同意，正准备出发前往当地观看霍皮族神秘的蛇舞祈雨仪式，还摆出蛇拳的招式，模仿蛇昂首吐信的样子。平常李曜的行为举止总是非常优雅，个性也很沉稳，修圆几乎不曾见过李曜对人或对事出现这种热切渴望，坐立难安的表情举动。

李曜所说的蛇舞这件事一定很不寻常，这是修圆做出的结论。修圆还来不及问蛇舞是怎么回事，也来不及放下行李，已经被李曜拖上车，一路从加州跑到亚利桑那州，进入巨岩、峡谷、砂砾和散落着灌木丛的印地安保留区。

可能是因为这是修圆第二次接触美洲的印地安人和印地安文化，所以感觉上并不如去年第一次和李曜去秘鲁那样，对眼前所看到的南美洲印地安世界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与好奇。特别是在的的喀喀湖畔遇见的那位萨满巫师和在纳斯卡搭飞机从空中看到的神秘纳斯卡图形，那种奇特、陌生、原始、神秘的经验，完全不同于修圆以往生活的世界。修圆在秘鲁所目睹的一切，不折不扣，是一次空前的文化震荡。不过等到修圆亲眼目睹霍皮族巫师嘴里咬着响尾蛇出场，才知道自己真是大错特错。秘鲁之行确实让修圆开了眼界，但霍皮族蛇舞才真的是“震撼教育”。当时修圆虽然只是在场边观看，距离跳舞的巫师还有十几米远，但总觉得自己脖子上凉飕飕的，好像蛇的鳞片就在颈项间滑动，浑身都不自在。

修圆坐在书桌前面，想了半天，觉得最为不解的也正是这一点。因为即使当时亲身经历那样骇人的场面，晚上入睡时也

不曾因此做过什么噩梦，没有梦见巫师，也没有梦见可怕的响尾蛇。

“为什么事隔这么久，会连续两晚梦到同样的景象？是有什么事即将发生的前兆吗？还是因为自己这两天整理资料，惊扰到尘封在记忆中的毒蛇？抑或是古书中记载的雨师妾真的和霍皮族蛇舞有所关联，所以印地安巫师和那些响尾蛇才会出现在梦境之中？”修圆的目光再次停在桌子上的那本《山海经》。

修圆会去翻阅这本现代几乎已经没有人会提起的先秦古籍，本来是准备在要出版的书里面稍微谈一下古人所认知理解的世界概况，不料却意外地在《海外东经》这一章看到古代遥远的海外东方有所谓的“雨师妾国”。如果从今天亚洲的角度来看，这个雨师妾国无疑是位于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大陆。《山海经》所说的雨师妾国，那里的人长相非常诡异，左耳上有青蛇，右耳上有赤蛇。这要是以前，修圆一定把它看作是古人怪异荒诞的无稽之谈，再不然就是像蛇发女妖梅杜莎之类的神话，绝对不会认为世界上真有这么回事。

霍皮族为祈雨而跳的蛇舞，改变了修圆的看法。所谓雨师，不就是祈雨的巫师吗？妾是女子的称谓，那些霍皮族的巫师和勇士披头散发，穿着短裙，看起来的确是女人的样子。而他们嘴里咬着响尾蛇，蛇头和蛇尾在脸部两边扭动，远一点看，果然也很像左耳、右耳都有蛇的“雨师妾”。记得李曜曾经提过，美洲的印地安人最初来自亚洲，这个说法看来是有道理的。最起码，在远古时期，亚洲和美洲的居民是有所接触的。《山海经》

有关雨师妾的描述，如果没有事实基础，只凭想象，恐怕很难编出那么具体的细节。

事实上修圆对霍皮族的蛇舞会记得那么清楚，除了蛇舞本身场面震撼骇人以外，李曜当时所提出的一个完全不搭轧的奇怪问题，更加深了修圆对蛇舞的印象。修圆这两天边写稿边回忆当时的情景，自己都不禁感到讶异，虽然去纳瓦荷印地安保留区看蛇舞这件事距离今天已经有六年之久，但当时所看到的一切，不仅没有遗忘，而且很多细节还格外鲜明。李曜在跳蛇舞的仪式结束之后，突然问他的那个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你有没有念过大悲咒？”李曜说话的语气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认真。

“算是念过。怎么？和霍皮族的蛇舞有关吗？”除了蛇舞，修圆想不出李曜何以突然会问他这个问题。

“那你知道大悲咒的内容在说什么吗？”李曜没有正面回答，反而继续再问。

“以前清明、中元举行法会时，我偶尔跟着庙里师父念诵大悲咒。前面的祈愿文很容易理解，但咒文就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为此我还特地问过师父，师父只是说这是用汉语拼写的梵音，是观世音菩萨的秘密真言，不必有特定的意义。”修圆就自己所知如实回答。

“我不能说那位师父说的不对，不过如果把汉字所译的咒语还原为梵文，那八十四句的大悲咒其实是有意义的。”

修圆虽然觉得李曜此刻提大悲咒这件事似乎有点奇怪，但

李曜脸上的表情非常认真，不像是随口说说。

“真的啊！那里面说的是什么？”修圆顺着李曜的话问。

“主要是赞美和礼敬观世音菩萨，然后强调要坚持作为，远离束缚，赶快行动，征服、往生、觉悟、解脱等等。”李曜显然对大悲咒的内容相当熟悉。

“这些语句虽然有意义，不过听起来似乎并没有针对什么特定的人和事而言。”修圆表达自己的想法。

“人和事是没有，但菩萨却有。”李曜指出问题的重点。

“你刚才不是说在赞美和礼敬观世音菩萨吗？”修圆有点不解。

“是观世音菩萨没错，但却是一尊很特殊的观音。”

“什么特殊的观音？”

“青颈观音。”

“青颈观音？”修圆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这尊菩萨。

“这是观世音菩萨诸多化身之一，这尊观音和平常我们看到的诸如水月观音、白衣观音、鱼篮观音等等最大不同的地方……你猜猜看是哪里？”

“这还用猜！顾名思义，当然是菩萨的颈部。”修圆心想如果菩萨颈部不是青色，那干嘛叫青颈观音？

“没错，青颈观音和其他观音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青颈观音的颈部是青色的。”

“我猜这一定有什么典故？”

“是有典故。据说青颈观音是为众生受毒，所以颈部呈现

青色。”

修圆对青颈观音一无所知，不过修圆很清楚李曜不会在看过蛇舞之后，无缘无故地又提大悲咒，又说青颈观音，这件事肯定跟霍皮族的蛇舞有关。修圆没有料错，只是没想到光是“青颈”这个字眼，李曜就解释了半天。

李曜说“青颈”一词其实源自印度教的湿婆神，是湿婆的另一个名字。根据印度的神话传说，众神虽然拥有凡人所无法企及的神力，但仍然不能免于生老病死的轮回，于是众神决议齐心协力，用宇宙最高的须弥山去搅动乳海，调制长生不老的灵药。问题是须弥山太大，众神得用绳子把山绑起来，才有办法搅动乳海。这根绳子不是普通的绳子，世界上也没有这样一根绳子，只有巨蛇舍沙可以像绳子一样把须弥山缠绕起来。就在众神合力抓住舍沙的尾巴，费尽力气将须弥山在乳海中搅拌，大功即将告成之际，舍沙忍受不住身体的剧痛，口中喷出大量毒液。众神眼看大家千辛万苦，费尽心血炼制的灵药一旦沾到毒液，即将前功尽弃，因此赶紧向神通广大的湿婆神求救。湿婆的办法很简单，他将毒液全部都吞下去，就把问题解决了。不过当吞入的毒液流过咽喉时，剧烈的蛇毒使湿婆的颈部变成了青黑之色，从此湿婆有了另一个名字“青颈”。

李曜说他以前老觉得不解，为什么湿婆神吞下舍沙的毒液，会在颈部，而不是在腹部出现青黑的中毒现象？看了霍皮族的蛇舞才恍然大悟，无论是观音也好，湿婆也罢，所谓为众生受毒，这个毒其实不是自口中吞入腹内，而是意味着遭到蛇吻。通常

人被蛇咬，咬到的地方多半在脚部或手部，很少会在胸腹以上之处，除非这个人像霍皮族的巫师把蛇咬在嘴里，那就确实有可能在颈部遭受蛇吻。

“你知道被毒蛇咬到的地方，很快就会变成青黑色。”李曜说出他认为湿婆和观音“青颈”的原因。

观音和湿婆也许被毒蛇在颈部咬了一口，所以颈部呈现青色，但这和霍皮族的巫师有什么关系？“难道他认为巫师和观音及湿婆有什么共通之处吗？太扯了吧！”这是修圆没有说出口，却画在脸上的问号。

“所谓菩萨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能够舍己为众生，成就宏愿的人，就是菩萨。”李曜发现了修圆脸上的问号，因此主动表达他对菩萨概念的看法。“一般人提到巫师总是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认为巫师是未开化的原始部落中靠念咒作法驱邪治病的魔法师。”

“不是吗？”在修圆印象中，巫师确实就如同李曜所说的，是个通晓魔法，能呼风唤雨，役鬼通神的人。

“不能说不是，但不管巫师用什么方式来驱邪治病，或占卜吉凶，一定有某种程度的效果，否则没有人会信他那一套，对不对？”

修圆对巫师所知有限，所以只是点点头对李曜所说的表示理解。

“你还记得我们在的的喀喀湖附近见到的那个萨满巫师吗？”

“记得。飞机上那几个美国人，就是冲着他而去秘鲁的。”

李曜说的萨满巫师是一个目光慈祥但相貌威严的老人。花白的头发梳成两条辫子，古铜色的脸颊两侧颧骨隆起，鼻梁高挺，略带鹰钩，说话速度不快，但嗓音浑厚而充满力量。

去年修圆和李曜在飞往秘鲁的班机上遇见几个美国人，他们是加州一个灵修团体，专程到秘鲁去灵修。后来修圆和李曜跟那几个美国人一起到的喀喀湖，不是去灵修，而是去见那几个美国人此行要前往拜谒的一位萨满巫师。修圆虽然不记得那位巫师的全名，但对巫师姓名最后的音节却印象深刻。“我还记得他的名字最后一个音节是印加。”

李曜说：“光凭印加这个音节，就可以推断那个萨满巫师具有古代印加王室的血统。在历代印加王室之中，有好几位名字中都有印加这个字眼。”

“真的啊！怪不得感觉上气度不凡。”修圆也觉得那个萨满巫师确实神色威严，有一种高贵的气质。

“秘鲁的萨满巫师和霍皮族跳蛇舞的巫师，如果把他们放在古埃及王朝或印度吠陀时代，那就是通晓天文地理，能驱邪治病，预测吉凶，身份尊贵的祭司和婆罗门。佛陀驻世的时候，很多弟子都是婆罗门出身的大阿罗汉，而且修成诸如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等无上神通。如果把他们放在印地安人部落中，那会是什么身份？”李曜明确表达出他的看法。

“所以你认为跳蛇舞祈雨的巫师也像大阿罗汉一样有神通力。”修圆大概有些明白李曜的意思了。